



我的窗外有一些鸟儿，我视它们为好友，每天清晨，我都是被它们的欢叫声唤醒的。有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然而我的朋友却不管这些，无论春夏秋冬，它们总起个老早，睡梦里，我就听见它们婉转悦耳的鸣叫声：咕叽儿叽儿叽儿，恰恰儿恰恰儿，啾啾啾儿啾啾啾儿……这动听的天籁之乐啊，我怎忍心辜负？遂睁开眼，伸伸腰，一骨碌爬起来开启一天的生活。

一大早听到鸟叫声本属稀松平常之事，可我是困在城市的高楼里听见的，时常不免欣喜。有时天刚微微亮，各处静悄悄的，我听见窗外的鸟儿们格外欢实，闹腾，似乎这处区域纯属它们的领地。他们在这块地盘上，极尽所能地互享造物者所赋予的美妙歌喉，鼓噪出这一天第一份来自大自然的快乐。静静的清晨里，一睁眼就接收到欢快的信息，心情格外舒畅，仿佛浸透于一场梨花雨的清凌润泽，清爽无忧，倍感美妙。

当我推开窗户，看见鸟儿们在楼下的绿化带里翻飞跳跃，追逐嬉戏；看见它们在高大的国槐上欢快拍翅，亲昵相爱；看见它们无所顾忌地敞开心扉，和心爱的伙伴激情对唱；看见它们尖叫着轻快地纵身冲入云霄，潇洒离去……我不由浮想联翩，情不自禁，心中欢喜不已，仿佛自己也是一只快乐的鸟儿，平常死板乏味的生活一下子活起来，十八九岁的激情和冲动又被唤了回来，心中充满轻狂热烈的快乐，这种纯粹美妙的感觉，很难为外人道也。

今天正好周末，窗外一派春色，我索性坐在阳台的窗边看看这些鸟儿，许多远去的时光在心中逐一回放。外婆家的场院里，阳光暖暖，那棵高大的雪梨树满树繁花，枝上雀儿啾啾，外婆盘腿打坐在树下的麦草蒲团上，发髻后挽，鼻梁上架一副老式玳瑁眼镜，一手轻拽慢捻着雪白的棉絮，一手摇着纺车纺线；寂静的清晨，外爷的菜园里，柿子通红，油菜碧绿，葫芦花儿雪白，南瓜花儿金黄，红花儿开得紫嘟嘟的，长长的黄瓜和豆角在竹架上晃悠悠荡荡，外爷蹲在园子里拔青菜，一群长翎鸟在菜园边的梧桐树上聚会欢闹；初春时节，叔父爬上房顶扫落叶、除瓦松、补换残破的檐瓦，一只浑身红肉的小麻雀从窝里掉下来，老麻雀上下扑棱着翅膀叫个不停，叔父拾起小麻雀，小心地把它放回巢里。

我生长在乡下，对乡村生活有着许多美好的记忆。我捡过麦穗，拾过柴火，晒过粮食，挖过草药。乡村的山山水水养育了我，直至知命之年，我对乡村生活依然有着无法割舍的深厚感情。这些年久居都市，少有机会回到乡里去，可这些鸟儿让我在钢筋水泥的格子楼里还可以享受到乡村生活中的一些快乐。我真是按捺不住地欢喜和激动，即便它们无数次搅扰了我的美梦，我依然满心喜欢。我时常觉得，它们其实就是我曾生活过的乡村里的那些鸟儿，在生存境遇的变迁中，它们也来到城里，和我相遇在这处高楼的窗外。

我在窗沿外边放了玉米糝、小米、水果渣、面包屑，渐渐地，鸟儿们和我相熟后，便像人来疯小孩子一般，制造出更多的快乐回报我。花喜鹊、长翎鸟、斑鸠、黄鹂、燕子、麻雀、白头翁和一些不知名的小鸟都光临过我的窗外。它们放开美妙的歌喉，一曲又一曲地表演着赛歌会；它们使出浑身解数在枝头翻腾、酣舞，带给我许多寻常生活中不易得到的快乐。

一次，我在案头看书，两只长翎鸟竟从窗而入，在我的书房扑棱了一会，又风风火火飞走了。它们长得真好看啊！嘴巴和脚丫都是橘红色的，尾部长长的花色翎毛灵活轻巧地摆动着。彼时如授仙意，我的心头山风浮动，泉水清凌，满是纯澈的快乐。

有时候，独坐阳台喝茶、翻书，累了起身走走。抬眼间，我看到窗外枝头上蓬勃灵活的小鸟单纯快活的样子，一霎间，心绪活泼，疲乏顿消，思绪驰骋，感觉这长宽不过数尺的阳台也如同阔宇，即刻在心头搜索起有关鸟儿的古诗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

那一刻，我是入俗又脱俗的，我的世界春光明媚，诗情画意。



遇见高兴

季 风

清明雨中走棣花

棣花是个镇，人说的去棣花，实际不是在镇街道上，而是贾平凹的老家。十多年前，贾平凹的小说《高兴》出版，又拍成电影，包括《秦腔》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一时风头正劲。丹凤县利用家乡名人效应打造旅游品牌，也把棣花街改成小说中的清风街。我一直想去看看钟灵毓秀的商山乡土，是如何灵佑奇人的。

清明前夕，我知道平凹先生会回老家，就告知他在棣花见。他说：“今天极为不便，除过今天就行。”他经常忙家族老人子侄等难事，家事是家庭私隐，我得尊重他说的不便。但我已到了棣花，路口下车，撑伞。风斜，有细密的中雨。按当地规矩讲，上坟提前三天上了，该培土培土，让坟包坚固，该栽树的栽树，让祖先头顶上有遮风挡雨挡烈日

的树荫。对家乡的概念他告诉过我，父母在就有家乡，父母不在了，以前常回去的地方就会越来越少。清明、除夕上坟祭拜一番，或者遥祭一番。

平凹先生忙得见不上，我就想到了刘高兴。街上有点空旷，遇到一个匆匆低头走路的中年人，搭讪问候，对方态度热情，本来他应引我去高兴家，但急着去邮局，街口看见高兴家的指引牌，说顺坡走几步就到了。

在棣花，你一定要见刘高兴

大门敞开，不像普通人家户门半

掩。廊间有大案子，有个伏着头压黑礼帽的男人，我“哎嗨”了一声，才惊醒了对方的午睡。他是刘高兴，也是院里的主人，每日工作就是为来见他的人签名售书，书是他写的《我和贾平凹》。

我们聊的话题自然离不开大作家贾平凹。他称呼他叫平，说大平一岁，他们母亲一个姓。平是贾家的长子，家族百般疼爱，最大特点是学习好，字写得尤其好。小时候两人一块滚铁环、玩尿泥、上树掏雀、下河摸鱼，后来一起成了返乡青年，他先去当兵，两年后，平上了大学。两人书信来往，他的文字水平，估计就是和上大学的贾平凹一来一往写信提高的。当了六年兵，转业回乡在县政府招待所当炊事员。有人说他毛糙，把灶上的饭搞成剩饭剩菜，提回去喂自己家的猪。他说他生儿子，生到第四个，人家把他劝退了，所以当副业工的路子断了。

他在长白山当过工程兵，用风钻在大山上打隧洞，他体力好，用推车倒渣土，可以在洞口透口气，避免了矽肺病。退伍后他结婚、生娃，从此日子就紧张得没有喘过气。后头孩子大了，去西安卖蜂窝煤，他也相跟去，由此进入了乡党平凹的视线，也有了《高兴》的小说和电影。少年伙伴的映照和鼓励，他也学作家买了笔墨，虽少了文人书房的氛围，但在废报纸上能写大字。他甚至花时间去写书，记录了他和贾平凹儿时生活的交往。也是遇到木南、肖云儒、孙见喜等一帮子文人教授及出版社编辑编惹，促成了他在

棣花的家签名售书，变成上班有收入的状态。

但生意也有局限性，游客只是买一次，一点不如在县城开个卤肉店。但他说人要读书，农民也要有文化，他和作家职业比，作家只是更像写书出版的另一种农民。

刘高兴在《高兴》电影之后，一夜成名，被一群热情的记者帮忙，也真在某年进了西安一所大学，顺利通过入学考试，变成西安文理学院新市民班的大学

生，学校对他学费、杂费、书本费全免。从此，他白天拉煤卖煤，兼收破烂，晚上进大学校园读书。在58岁，完成了一个农民不可置信的大学梦。同学们知道他拉煤，那时西安城市普遍烧蜂窝煤炉子，都让他为自家送煤。在西安，他和贾平凹的交往也没有断过，不过他知道他是著名作家，人前谦卑叫贾老师，只两个人时，才叫他平。

戴眼镜、礼帽，穿戴如教授

他穿戴有城乡绅士的风度，尤其是顶上戴了黑呢子礼帽。他说，签名售卖与著名作家贾平凹儿时生活的书，既为补贴家用，也为追求快乐和尊重。和我聊天的过程中，他接待了几个前来买书和书法的人，微信收款、打发走人，他领我去看贾宅，听说平也今天回来，说去蹭几根烟抽。陕南人说话幽默，连带贾宅正在堂屋围着吃饭，他说自己吃了饭，看贾家人咋招呼。作家也不迟钝，

春 芽 儿

任 静

家乡人习惯把吃春叫吃春，吃春饼、萝卜等食物，寓意“咬得草根断，则百事可做”。每到春天，我们有吃春椿的习俗。长在树上的春椿嫩芽，是乡下春天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美味，春天的城市里，春椿是出现在超市里的一种鲜活野菜。



城里人叫香椿，乡下人依旧保持从前的叫法：春芽儿！仿佛这样一嗓子喊出口，就意味着能保持住香椿的新鲜。春芽儿，通体散发着乡村春天欣欣然的美好，和风细细地拂过，杏花春雨淅沥滋润着大地，老人在篱笆旁晒暖阳儿，在草地上打滚的孩子，轻嗅新鲜的草木味儿，春椿的芬芳与余香，体现在一声声“春芽儿”的亲切呼喊中。此刻，望着菜摊子上束成一小捆一小捆的待售香椿，我不禁想起了童年，欢欣雀跃采摘香椿的景象恍若就在昨日。

春天，最爱与小伴一起采摘香椿。到了树下，小伙伴们迅速脱掉鞋子，敏捷得像猴子一样蹿到树梢上，树枝被他们荡得晃晃悠悠。我不会爬树，每每要选择一处高地探身去够枝头的春芽儿。每当此时，有些沮丧的心情很快就会被满眼的葱茏绿意、枝头的鲜嫩颜色辉映得明朗起来。看着树上正抽出的鲜嫩春芽儿，像一群刚刚啄破蛋壳探出了小脑袋的小鸡崽儿，它们欢快地推

推揉操，那活波水灵的样子，瞬间让人心底变得异常柔软和美好。

最终，在我的央求下，总算是得到小伙伴们的慷慨相赠，我家的吃春就与村庄里大多数人家同步进行了。春芽儿从香椿树上采摘回来，村里妇女们就忙活开了，她们把春芽儿择洗干净，在滚水里快速焯一下，去掉草酸，然后切成碎末，加入嫩黄的鸡蛋，铁锅里倒入适量清油，大火爆炒，一道鲜嫩的春芽儿炒鸡蛋上桌了，无可比拟的美味。一家人围坐那盘菜，卷煎饼、下米饭，吃得分外香。只有嘴里嚼上了春芽儿，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吃春，也是结结实实地咬春。对于春芽儿的念想，令我们无法释怀，去秦岭周边吃农家乐，几乎回回都得点上两盘香椿炒鸡蛋，方可一饱口腹之欲。

香椿的吃法有很多，或拌或炒或腌，都是春天至味。除了香椿炒鸡蛋，香椿拌豆腐也是百吃不厌的一道美食。食材很简单，只需要香椿和嫩豆腐，豆腐切丁，开水稍微烫一

下后沥干水分，放入盘中，香椿芽择去老根洗净，水开后焯至颜色变绿即可，随后控干水分切碎，放在豆腐丁上，撒一撮干辣椒面和适量盐在上面，花椒油趁热浇在香椿豆腐上，再加生抽、醋等调味，一盘春意盎然、鲜香无比的香椿拌豆腐就做好了。这道菜很好地保留了香椿最原始的味道，另外还有一道泡椒香椿粒和香椿烙饼，是乡村当年吃春必不可少的美食。

有一年，我跟父亲去一个远亲家做客。主人桌上摆上一瓶酒，又炒了一盘腌香椿，其味鲜香，无与伦比。父亲就着香椿与亲戚对坐畅饮，我那时年幼不会喝酒，但是被腌香椿的香味诱惑着，忍不住大着胆子伸了几次筷子。酒至半酣，父亲和亲戚仍在絮絮叨叨说着家常，齿间留有香椿的清香，饭桌上荡漾着脉脉人间温情。

后来于一个春夜读到“腊酒犹浮瓮，春风自放花。抱孙探雀舟，留客剪椿芽。”的诗句，方知我于往事中早已领略过那番美妙诗意了。

母亲进城

姚 震

母亲那次中风住院后到现在两年时间了，无论冬夏，她都在村口路上很慢很慢地走着锻炼，一天天下来，总算有了起色。母亲吃饭，过去用勺子，后来用筷子，虽然夹菜慢，但已不用别人侍候。上次回家，母亲说她一直鼻子发凉，指头稍发麻，加之办残疾证须去县残联照相，我就赶紧把她接进城来。

母亲一直不愿意进城来，因为我的胞兄病逝，她的切肤之痛好像就在昨天，一进城，她就想起长眠在城郊的大哥，悲从中来，让人好不神伤。

早上在残联办完手续已是11点多，我住在没有电梯的五楼，母亲说什

么也不去，也上不了五楼。在街上吃过饭，她想去病中的姨母，姨家在四楼，我抱着母亲每上一层楼都要歇一会儿，四层楼上了半晌。到门口，姨父不在家，隔着门听得见姨母说话，却开不了门。姨父回家开了门，姊妹一见，哭成泪人。姨母因在老家寺院墙不小心跌了下来，脊椎骨折，仰面躺床不能动。而母亲手拄拐杖步履蹒跚，举步维艰，好似风中的蜡烛，弱不禁风。她们有好几年没见过面，见了又是在这种情况下，让心里感到酸楚。母亲抱怨自己的妹子：“干活不小心，多大年纪了还攀高爬低的，自己身体受难，让娃们跟着操心。”姨母反过来安

慰姐姐：“娃走就走了，可怜不在尘世受罪了，病到这步了，命也如此。你把你身体经管好，就是他在天之灵也会心安的。”说不完的话，拉不尽的家常。眼看到医院上班的时间了，我赶紧中止她们的说话，谁知一到分别，又是泪水涟涟。母亲七十五，姨母七十一，风烛残年，相见难，别亦难，下一次见面还不知在什么时候啊！

送母亲到医院，找过去她住院时的大夫给了病，开了药。出院时，母亲眼里噙满泪水，说要去大哥墓地看着，我哪敢让她去，母亲身体弱，行动也不方便，我就哄说时间不早了，扶她上了车。

在服装店为她做条裤子，因布料价格母亲和我争得变了脸，裤子要能套棉裤，夏天做的衣服，还要冬天能穿，让老板娘为难，只好耐心满足老年人的格外要求。一百九十块钱的价格，让她一直不快，叨叨个不停，在我的好说歹说下才出了店门。

要留她在城里住几天，她却一刻也不愿多待，决绝要回，心事重重，微蹙眉头，想要快点离开这伤心之地。车窗外，世间繁华，桃红柳绿，春和景明，这一切与她无关，母亲紧闭双眼，面色凝重，我不敢多说一句话，只求车快点远离喧嚣的城里，把她安全送到没有惊扰、没有忧伤、没有难过的地方。